

七零 诗话

1970 Notes on Poetry

秦晓宇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19 NOTES ON POETRY
七零诗话

秦晓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七零诗话 / 秦晓宇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5. 11

ISBN 7-80587-772-6

I. 七... II. 秦... III. 诗歌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28108号

书 名 七零诗话

作 者 秦晓宇 著

责任编辑 马 超

封面设计 蒋 浩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
印 刷 北京天河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 / 32

印 张 7.25 插 页 2

字 数 166千

版 次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8,000

书 号 ISBN 7-80587-772-6

定 价 24.00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杨横波

《七零诗话》这名字乍看有些令人费解,不过细思之下,发觉没有比它更贴切的命名:首先,我们自然会想到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,古典在现代的变奏和回响;然后会联系到“七〇一代”,一个似是而非的时间概念;它或许还指涉了“七零八落”这个艰难地寻求平衡的短语,和一种杂糅的文体意识;牵强一点,它也可能隐喻着文学/生存的畸零状态,以及写作/生活境遇下的孤独无靠。

既然名为诗话,当然少不了记录诗人的逸闻琐语,也少不了对作品或佳句的感悟式批评,但《七零诗话》绝非诗人的轶事汇编或作品的集锦和评点,也就是说,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诗话。表面上看,《诗话》章法凌乱,不成系统。然而,形式的散漫并不意味着内容的驳杂,相反却暗伏机杼。比如《去年的写作》与散见书中的作者的诗的互文关系;《月亮,月亮,属于我的月亮》考察月亮这一老朽意象在当代汉诗中的延伸和突变,也是诗艺的探讨;《小说提纲:狂欢节》则将诗与小说结合,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堪称典范的样本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作者独具的匠心保证了《诗话》内在的或心灵的完整,而内在和心灵是无须辩护的。

——也许可以说,这部作品是各种文类(散文、评论、诗歌、小

说,等等)的集体婚典,一出精心结构的喜歌剧,道德对道德的一次逾矩,词语同词语的一晌贪欢。作者看重的实际是诗话特有的断片和拼贴形式。这种形式从心所欲,天马行空,无疑非常适合心智的解放和精神的浪游。他尝试打开的是这样一条幽暗的甬道:旧与新,词与物,灵魂与肉体,诗歌与生活,自我和他者……横亘在他瘦骨嶙峋的体内,像喇叭花开放,号角吹响。除了驾驭文字的优秀能力和敏锐直接的感受力,作者似乎还赋有一种少见的才能:在悲与喜/肉与骨之间不着痕迹地自由转换,让充满喜感与痛感/肉感与骨感的文字兵戎相见后握手言和,惺惺相惜。

多年以来,栖居于城市、生活和文字边缘的写作者“灵魂永世不得安宁”,他行走过很多地方,也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(诗人和虽然不写诗但风月无边的人);他穿越了情感的虚幻风暴,也写下了“遗憾地被人写过”的作品。尔后有那么一天,他把所有这些聚拢到一起,按照它们本来应该是的样子。——在“沦落人间的第三十个冬天”,服从内心的某种隐秘的需要,作者选择戒烟,选择酗酒,选择写作这种嘉年华的方式,和诗歌对话,与往事调情,放纵并约束自己,时而低语,时而大叫,强颜欢笑,内藏悲戚,在历史的“大道周行”中打探关于诗歌和所爱的人的“小道消息”。

《诗话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情境,《圆明园》的满月预示了《又到明永》的白云苍狗,生离死别;一个姑娘的身影在其间若隐若现,一始一终正暗合着圆满和残缺,暗合着“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”。显而易见的圆形架构使《诗话》具备几许哲学味道。作者不是形式主义者(但有时明显地沉溺于语言的游戏,迷失并且洋洋自得),他需要的不是仪式,而是自我“修理”。正如他相信诗谶,他大概也相信文学的圆满能够对抗并消弭现实的残缺。

汉人小雨有着蒙古人的豪爽天性,像巴图(作者同名小说中的

人物。顺便说一句,我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写过的最好的小说)一样的赤子之心。他好酒,差不多是逢酒必饮;他嗜烟,一度抽得天昏地暗;他尚清淡,只不过手中拿的不是麈尾而是烟卷和酒瓶,嘴里谈论的也并不都是“思无邪”。他纵横的才气常常令“血统纯正”(我是指我的文学科班出身)的我汗颜不止。

他最钟情的还是朋友。自从我们相识至今,这么多年过去了——光阴虚度,而他掌握了盗取时间的法宝和点燃诗歌的火种,我是说,他写得比大多数人要好,他的文字始终在生长,一路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,不是向上,而是向前,向四面八方爬行,缓慢而扎实。

但他却自况为“二流作家”。“一个痛苦的角色,离开大地,但又不属于天空”,他“正在写的永远是另外一部作品”;像《狂欢节》中的农民工庞鐔那样,他在稿纸上搬运,推敲,并在文字的巴别塔建成之际摧毁它。折磨或焦灼逐渐内化为自我省视的能力,写和活成为一个必须的问题,类似生与死,宿命和因果。我不禁怀疑,他背后一定有鬼神役使,而他心甘情愿,服这个漫长到无限的苦役——如他所说,做文学这个大坛子里的“一根泡菜”。

喜欢《诗话》,因为和小雨是多年的朋友,在其中我几乎能触摸自己的影子;若干人与事使我倍感亲切的同时,也让我体验了伤痛和酸楚,暖和而冰凉。

2004年,我无所事事,身心日渐凋落;2004年,有太多的鲜血和眼泪,天真的孩子和世故的大人走了,桑塔格走了,米沃什走了,马骅走了……东管头不再热闹,北京变得好大,故乡越来越遥远,世界——空空荡荡;2004年,小雨“希望从生命里取消的一年”,在这一年,刘桢去国怀乡,“两个人已走到彼此的尽头”……

因此,这本书其实也是为了忘却的怀念。忘却或怀念一个“在

变老之前远去”的朋友，一段注定无可挽回的情感，一种曾经过但难以再现的诗性的生活方式……既遮遮掩掩，《思旧赋》般欲言又止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；又大声喧哗，于不经意处，将满腹心事一一道出。这是遮蔽和敞开的辩证关系。有时候，“不曾保守秘密的作家，他们的作品反而是不朽的”；有时候，当众朗读无非是希望有个人从隐秘的藏身之地走出，“俯耳过来”倾听。

2005.2.23

目 录

[001] 序

[001] 圆明园

[002] 史铁生

[005] 痛哭缘何湿内裤

[005] 我走向你何止鸟投林

[006] 二流作家

[008] 小说提纲：狂欢节

[028] 张爱玲

[028] 小现实

[029] 小妖仙

[031] 在此刻停留

[038] 恶作剧

[039] 蓝姨

[040] 站在虚构这边

[041] 基督山伯爵、燕窝与非典

- [042] 致燕窝
- [045] “防非”关卡游
- [050] 端午
- [051] 《海子传》“妙句”集锦
- [054] 病句之美
- [055] 去年的写作
- [062] 某大使馆外
- [063] 梵净山
- [064] 山居四日
- [066] 化用
- [067] 陌生化
- [069] 《花木兰》作者创作谈
- [072] 比喻
- [072] 会议
- [080] 诗歌节
- [080] 乌城乌海
- [084] 西夏黄昏
- [084] 银川,纪念科特·柯本逝世十周年沙龙
- [086] 猴年马月;端午重阳
- [093] 登扶风山
- [094] 发到马骅手机上的梦话
- [095] 赏花
- [096] 植物园
- [098] 诗歌贺年卡
- [099] 圣诞夜,诗人或书商的婚礼
- [101] 酒呈现出殷红的李白

- [105] 与艾滋无关
- [106] 未遂
- [107] 旧人
- [107] 月亮,月亮,属于我的月亮
- [109] 月饼节
- [110] 红豆
- [111] 广西大学
- [113] 我以双脚起誓
- [114] 兰波
- [115] 食指
- [115] 米沃什
- [116] 爱情生活
- [118] 电话
- [118] 《星战前传Ⅲ》观感
- [120] 东管头
- [120] 东管头达利
- [121] 家巷
- [122] 诗意地栖居
- [122] 败笔
- [123] 翻译之误
- [123] 老男孩
- [127] 赠诗
- [134] 采摘
- [135] 天雨流金
- [136] 梦露的验尸官
- [137] 越南诗集

- [138] 诗的语言经验
- [139] 反乡
- [140] 呼和浩特
- [141] 呼和浩特
- [142] 间韵
- [142] 他的一生就是经历了自己
- [143] 签诗
- [143] 啊
- [144] 房产项目过程想象
- [145] 低语
- [152] 李白与杜甫
- [152] 刺眼的黑暗
- [153] 的
- [155] 多多的马
- [158] 词典
- [159] 诗讖
- [160] 骆一禾
- [161] 藏在语言的肉体
- [162] 变化
- [162] 现象学
- [163] 都松钦巴
- [163] 诗,时间的修辞
- [164] 圣米厄尔教堂
- [165] 纪念日
- [166] 吴虹飞
- [167] 诗歌的使命

- [167] 鸟人
- [167] 诗话
- [168] 诗歌节
- [168] 419
- [169] 汉学家
- [169] 洪秀全
- [170] 偶像的黄昏
- [171] 苏珊·桑塔格
- [172] 晚报
- [173] 无聊感
- [173] 黄金周
- [174] 肉体背景
- [177] 人类隐私的守护神
- [177] 无题
- [179] 窗帘
- [180] 柏桦
- [181] 这个联想废就废掉的一生/妩媚啊
- [182] 习惯死亡
- [182] 误读
- [184] 妙
- [185] 上海性
- [185] 中银大厦的美学
- [186] 视觉诗
- [188] 口语诗
- [189] 不写之写
- [190] 姐姐

- [192] 睡眠
- [193] 性灵
- [194] 结尾
- [195] 北大水煮鱼
- [197] 看云
- [198] 海子
- [199] 动物园的狂喜
- [204] 文学自由坛
- [205] 《九月》
- [205] 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
- [207] 绝句
- [212] 又到明永
- [214] 速写簿,购于巴基斯坦

圆明园

青春期，维纳斯是我的梦中情人，首先是一双断臂，然后才是裸露的胸脯，可怜一个边城少年，惊鸿一瞥，就像被马蜂蜇了一下。“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玫瑰的男孩子啊。”（多多《鳄鱼市场》）现在我可以说她很酷，但那时时代的词典里还没有贴切的形容词。后来读黑大春的《东方美妇人》，他是这样描写圆明园的：

啊！东方美妇人

啊！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

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，圆明园，迷人荒凉

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

这一次，我是被国产马蜂蜇了一下。一件作为修辞的旗袍衬托着我的相思，梦中情人不再遥不可及，坐火车半天也就到了。再后来真的去了却有点失望，此前我一直以为她仅仅是诗人、情侣、酒鬼和幽灵的乐园，没想到竟然热闹得像个集市，摆摊的，算卦的，画像的，划船的，琳琅满目。我当时就想，什么迷人荒凉，诗人可真是目中无人啊。今年中秋忽然想去圆明园赏月——园名圆明，肯定跟满月有关。我寄居北京城南，下午动身，到了那儿已是黄昏。

园子里，秋日的花开得很好，小山坡上，路边，甚至树上，都是菊花、榆叶梅、紫藤或者秋海棠热烈的笑靥；一池衰败的荷，宽大的叶片伏在水面上微微动荡，仿佛这座园子颓废的底色。园子是丰富的，任你现在什么心情，必有一款风景适合你。我避开游人，胡乱拣



一条小径朝园林深处走去，一路听着听装啤酒在手提袋里轻浮的撞击声和远处的欢声笑语，倒也不甚寂寞。有几处池塘水枯了，荷叶凝固在泥泞之中，野草疯长着，摇曳着，恨着，这时的圆明园看上去才不大像一座公园。

不一会儿就走到大石群跟前，天色越来越暗，暧昧的光线模糊了石头间的界限和它们本身的轮廓。断裂的部分形成暗影，与黝黑的石色融为一体。花纹还是老样子，还很细致，没有被炮火和时间改变多少，只是人工雕琢的感觉淡去了。有些石头在荒草中，没有生青苔，傲慢而偏执，那么静默无语，却与石群遥相呼应。整个石头群落或林立，或横亘，或平铺直叙，或旁逸斜出，就这样抱残守缺，固守废墟的本质。另一位诗人西川说：

赞美废墟等于赞美暴行，而漠视废墟等于承认我们缺乏感受力。

（《近景和远景》）

在寂静的柱石间，那显得多余的我并没有如此两难的心态，我只是坐在石头上，打开一听啤酒，啜饮着，一边把亲爱的电话打向远方，一边耐心等候明月爬上高空。

史铁生

刘桢生日这天，我决定把一次“心爱的拜访”（柏桦语）送给她。对于不学无术的刘桢，这个礼物显得太奢侈了，足以让她以前所领受的生日礼物自惭形秽。因为我带她去拜访的是，史铁生。

电话里那个年轻的声音，那个用写作与一种平庸而又残酷的苦难周旋的智者，如今住在他一生中离地坛最远的一个地方，水碓子一座五层的板楼里。我对刘桢说：“我若是开发这一带的地产，一定在楼书中添上一句：史铁生就住在你的附近。”

刘桢说：“你敢这么写我就宰了你。”

开门的是陈希米。她很漂亮，我上次来时就在想，她年轻时一定有众多追求者，她嫁给史铁生一定伤了许多人的心。不过，我对她把史铁生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很有意见——大熊猫还允许参观呢。在她身后，明天又得去做透析的史铁生气色很差。

我对史铁生说：“这是刘桢，我的野蛮女友。”

我对刘桢说：“这是史铁生，你偶像的偶像。”

史铁生腼腆地笑了，像个突然被表扬的孩子，还有点手足无措。他的笑容给刘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后来她对我说：“史老师笑得真迷人哪，含蓄又灿烂。”我说大师都这么笑，又问她：“你觉得我笑起来跟史铁生有什么差距？”刘桢非常有才华地说：“比哭与笑之间的差距更大。”而当时，她居然笨拙地跟史铁生说：“你笑得挺像杨横波的。”我想史铁生一定莫名其妙，他不可能知道，我有这样一位暂时还不成气候的朋友。

刚一坐到客厅里，史铁生就对刘桢的衣服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，他说像一种民族服装。我解释道，刘桢是贵州人，衣服上的绣片和铜扣都是从苗族妇女手中收上来的，布料是香云纱。史铁生点点头，说：“它的背面一定是褐色的，以前，北京只有有钱的老头才会穿。”

的确是褐色的，此前我都没注意到这一点。于是我只好接受另一个事实：刘桢穿了件阔老头的衣服。

刘桢送给史铁生一个转经筒，是她从康定带回来的。转经筒中



有一卷平安经文，作为一个虽然吊儿郎当，却正经领了皈依证的佛教徒，刘桢是想以此寄托她全部的祝福。我送给史铁生的礼物，是一篇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。我告诉他：“写作的初衷是北大在线的文学论坛里，有人指责你在思辨的迷津中迷失，作为你的 fans，我有义务为你辩护。”

“其实说得没错，”史铁生说，“思考就注定迷失，任何思考在终极意义上都不可能有什么结果。”

接下来他谈到他“狡猾”的引言，他之所以经常用“先哲说”来引用一段话，是因为他永远记不住某段名言的作者；他谈到了不同时代的写作者的起点问题，他说，你们这一代是幸运的，至少没有人强迫你们接受，只有像《金光大道》这样的作品才是唯一好的文学；他还谈到了对他写作帮助更大的，往往是一些非文学著作——说到这儿我浏览了一下书架，满满两个书架上，文学书籍确实少得可怜。

就这样，2002 年中秋节前一天夜里，我饥肠辘辘，心满意足。而刘桢，她得到一套《史铁生作品集》。

这肯定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某人索要签名，我是替记忆中那个黑瘦的呼市少年索要的。史铁生摇着轮椅找笔去了，居然找了半天，这多少有点荒诞。在一位作家漫长的，寻找一支笔的过程中，我跟陈希米开玩笑说，我俩的名字分开签吧，没准以后还分手呢。

“你可得想好了，”陈希米说，“签完就分不开了。”

“你生在中秋节前一天，这样很好，最圆满的不是圆满本身，而是行走在接近圆满的路上。”我们临走时史铁生对刘桢说。